

書叢社風天

夢的婚新

著翼雲胡

行印局書智啓

1 9 2 8

天風社叢書

新
婚
的
夢

胡雲翼作

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出版
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出版

新 婚 的 夢

定價大洋四角半

—— 權 作 著 有 ——

—— 究 必 印 翻 ——

著 者

胡 雲 翼

發 行 者

啓 智 書 局

印 刷 者

啓 智 印 務 公 司

代 售 者

中 國 各 大 書 局

發 行 所

上海英租界四馬路
青連閣對面480號

啓 智 書 局

本書謹致敬於亡父
週年紀念之靈前

本書作者的其他編著

1. 宋詞研究（中華，現已訂正三版）
2. 唐詩研究（商務）
3. 宋詩研究（商務）
4. 中國文學評論（北新）
5. 西冷橋畔（北新）
6. 唐代的戰爭文學（商務）
7. 詞的小史（商務）
8. 中秋月（光華）

（以上2.3.7.在印刷中）

題記

我不是一個作家，更不敢自詡是革命文學家。這個話我在西冷橋畔的卷首曾經說過，在這裏又重說一次。我總希望這本新婚的夢出版時，評論者再不要當我是個革命文學的提倡者才好，因為我不配。

這個劇本原是為中央大學無錫中學女生勵精會的排演而編的。我於戲劇，本是外行，但承她們的好意要求，不能不編。

我記得是去年冬天費了三四個深夜寫成的，因為白天沒有時間，只好在深夜的冷悄的黯而且淡的電燈底下亂筆的寫，隨寫隨印，連覆看一遍的

機會都沒有。草率寫成，結果是這樣的壞！

拙著實在是『拙』，真的，一點文藝的價值也不會有；但在表演上，似乎是不可能的。

勵精會的諸君，因為求預演的方便和觀衆的了解起見，曾經要我允許他們油印一百本發賣，定價一角，但當時的劇名乃叫做血鐘。

其實，血鐘還不是最初的劇名，最初的劇名是叫做洞庭秋，約定和西冷橋畔一起在北新書局印行的。只因我懶着修改，始終不曾付印。現在爲了窮困，賣給啓智書局出版，改名新婚的夢。

胡雲翼識於上海灘上

十七，七，十三。

劇中人

馮新甫——年約二十餘歲的革命黨領袖

何蘭若——馮新甫新婚妻，年齡與新甫相若

老太太——馮新甫的老母親

盧瓊英——革命黨員，模範小學教員，年二十歲

楊縵真——革命黨員，模範小學教員年二十餘歲

李合林——馮新甫母舅，年五十餘歲

秋兒——馮新甫幼年的姪

翠珠——馮宅的婢女

李松——模範小學工役

田永杰——革命黨員

張志先——革命黨員

張占奎——兩湖巡閱使，年約四十歲

日領事——年約三十歲

顧施真——外交官

羅文定——外交官

革命黨員——三四人

仕紳——三四人

馬弁——十餘人

學生——十餘人

第

一

幕

第一幕 第一場

時間：民國十五年

地點：湖南岳陽

背景：幕中鋼琴聲作，音調淒涼，幕開——

一間很雅緻的客室展開在觀衆的面前。不，與其說是客室，不如說是書房更覺合宜。兩座書架和鋼琴鼎足而三的佔據着房間的三面，中間一座寫字檯，幾張沙發零亂地擱着。鋼琴的壁上掛着馮新甫父親文愷先生的遺像，這是誰也知道景仰的爲辛亥革命犧牲的大革命家。何蘭

若剛剛彈了兩折浪淘沙，覺得太傷感了，她一想自己還是新婚的人兒，那戀愛的滋味又輕輕地迷迷地浮在她的心頭，立刻換了一個很曼絕的調子。

鋼琴對面書架的外側，應該還有一個扇門，不然盧瓊英何以能夠躲在那兒聽了何蘭若彈唱完了三曲歌，忽然輕輕的跑過來蒙着蘭若的臉呢？

何蘭若 誰哪？

盧瓊英 你猜猜我是誰？（故意裝作男性的聲音，但不像樣）

何蘭若 誰呀？新甫！不是，不是，一定是秋芳。

盧瓊英 我是新甫？咳！連自己丈夫的話都聽不真了？

何蘭若 不是喲！唔，是瓊妹不是？該死的——

（蘭若反手捉着瓊英，瓊英笑着放手，各人整整頭髮。）

盧瓊英 咳！連我也不認識了啦。不錯，俗語所說「見新忘故」，有了愛人，

連朋友也不要了，真是「世風日下，人心澆薄」！

何蘭若 你從何處見到我不要朋友了？快說，不說我要猶你的嘴。

盧瓊英 不是嗎？你不是心中，目中，口中，鼻中，手中，腳中，……只

有個新甫嗎？怎麼連我的聲音也辨別不來了？

何蘭若 誰叫你裝作那種怪聲呢？

盧瓊英 原來裝作怪聲，便是姐夫的聲音，真是長見識，我剛才知道姐夫

是一種怪聲呢。（拍掌）那末，人怪聲才怪，聲怪人亦怪，姐夫是

怪物，姐姐不變成怪物之妻了？

何蘭若

人家是說你不該故作男性的聲音，使我疑是他——小嘴真利害，讓我猜起你來，莫囔又着好姐姐，討饒了！

盧瓊英

你說「疑是他」，誰是他？他是誰？是指他？是指她？還是指牠？要說是人字傍的他，那末男性多的很，你怎麼一定說是新甫？要說是女字傍的她，那末，小妹妹盧瓊英也是這個她的屬性裏面，你怎麼不猜着？要說是物字傍的牠，那末，你又有指姐夫爲怪物的嫌疑了，可不是？——咳！動不動就是他，他，他。誰不曉得是他？但他是有名有姓的馮新甫，你怎的不會喊，除非證明你是啞巴。你一定要左一句他，右一句他，人家聽了既覺得肉麻，又要

疑新甫姐夫是無名無姓的物傍的牠了。我說姐姐，一個無名無姓的物傍的牠不是怪物是什麼？

何蘭若好，妹妹不知道是什麼，讓我過來告訴你是什麼。（走過來，作

要貓狀）

盧瓊英

（搖手）好姐姐，不要貓我，讓我告訴你一個好方法。假如你一定不叫新甫而要叫「他」，最好是姐姐快點生個小孩，取名狗兒或豬兒，那末，你一叫狗兒的爸爸或豬兒的爸爸，我們便知道是指新甫姐夫了。以後我也不必叫姐姐，只喊狗兒的母親便行了。或更省喊作母狗，那不是更簡單便了？（瓊英說到這兒，已忍不住笑，蘭若捉着她急搔她的癢處。）

何蘭若 看你討饒不討饒？

盧瓊英 討饒！討饒！好姐姐，妹妹再不敢了！

何蘭若 (放手) 真是，長到這麼大了，還儘愛淘氣，難道要等着愛人來教你不成？

盧瓊英 什麼是愛喲，我纔不懂呢！

何蘭若 真的不懂嗎？我要把縵真和你捉在一起便懂了。

盧瓊英 (正色) 姐姐錯了，難道兩性做朋友要好一點，便算戀愛嗎？我誠然不能瞞住我和縵真的感情，我愛他的天真和熱情，我愛他的氣宇軒昂，我愛他的聰明和才華，我尤愛他的一種不可嚮爾的英俊之少年氣。可是這就算戀愛了嗎？老實說，現在中國的青年的職

務，第一句話是革命，第二句也是革命，第三句話也只有革命，實在談不到戀愛，（說時忽覺失言）——除非你和新甫這樣的愛情才可以呀！

何蘭若

說得多麼漂亮！一邊說現在中國的青年談不到戀愛，一邊又說我和新甫便可以戀愛，不曉得是那裏學來的邏輯？我倒要請教了。真是，妹妹人越長大了，話也越發會說了。

盧瓊英

我的意思是說，現在中國一般殘薄卑怯的青年，起初是口口聲聲喊着革命，及至有了戀愛，便沉緬于靡靡的生活裏面，把革命性完全喪失了。難道革命是爲着戀愛的嗎？我一方面覺得這些青年，見解淺薄的可憐，同時又覺得他們意志淺薄得可恥！還有許多人